

## 宝钢投产40周年

## 一纸军令、一个迟疑、一份承诺

□ 李根良

## 一纸军令

1979年，中学刚毕业的我光荣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。风华正茂的我，身着绿军装、头戴五星帽，怀揣报国理想，从杭州湾畔来到了东海之滨。我所在部队是基建工程兵部队二支队，正参与着汇集全国10万大军、举世瞩目的宝钢工程建设大会战，负责原料场的打桩施工作业。也就是从那一刻开始，我的人生便与这片土地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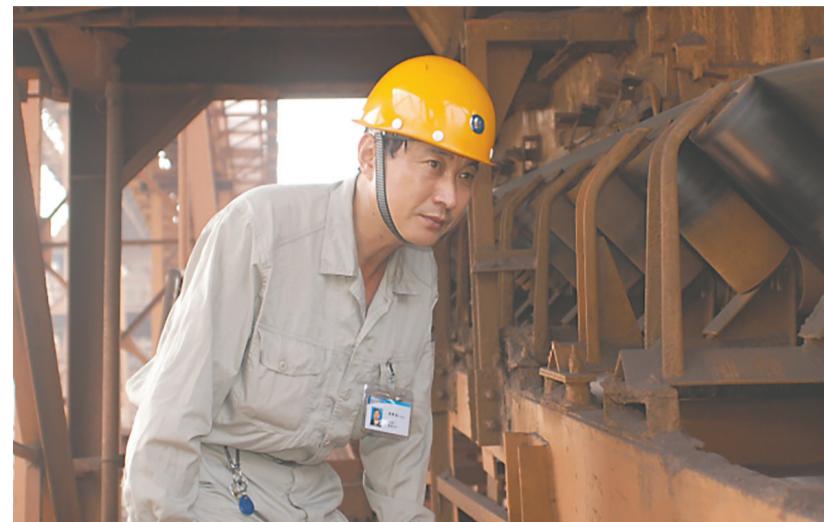
那时的原料场还是一片一望无际的农田，施工条件十分艰苦，吃住都在现场。洗一趟澡要跑5、6公里，若是赶上夏天，大伙干脆一个铝桶、一条毛巾就地解决。施工中，我一门心思投入打桩作业，认真操作、精心维护，我的机组无论是施工质量还是施工进程一直在分队名列前茅，我摸索和总结的施工经验和方法得到推广。我的足迹遍布了原料场，汗水也洒遍了原料场。为嘉奖我在宝钢建设中的突出贡献，部队授予我个人“三等功”。在此期间，我还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。

施工现场各种机械的隆隆轰鸣声和现代化钢铁联合企业的宏伟远景，每分每秒都在感染着我，我为自己能够亲身经历宝钢建设而感到无比的荣耀和自豪。在随后的1983年，解放军第七次重大精简整编中，我所在的部队集体转业。在选择去向时，我毫不犹豫地选择留在宝钢，决心为祖国的钢铁事业继续奋斗。经历过

军人出身加上天生醇厚的性格，使我养成了埋头苦干、多做少说的作风。当然，话不多的我有时也会遭遇尴尬的境遇。1987年1月，我一边照常上班、一边悄悄筹备婚事。由于没打算邀请同事参加婚礼，所以我在单位跟谁都没提及此事。结婚前，我向作业区请了两天调休假。可事有凑巧，就在结婚当天，传呼电话的那端，不明就里的作业长和我商量：“今天中控缺人，能不能赶来上个夜班？”不善言辞的我稍作迟疑，对方也以为是答应了。婚礼结束送走了亲朋好友后，爱人看着我嗫嚅的样子，催促我把实情说了出来。

有了家人的理解和支持，我始终力争把工作做到最好。无论在取料机还是中控操作，我总能抢得每月作业总量第一。技能培训我抢先报名，学历进修也不甘人后，创新积分保持领先。

2003年，领导让我由中控作业长调任破碎协力管理员，我更是全身心地扑在了新的岗位上。早来晚走、节假日进厂加班更是家常便饭。为了培训生产协力高级工，我利用双休日



时间，连续4个月义务讲课。当48名协力员工通过了应知应会考试，高级工占总人数的60%时，我心中没有辛苦，而是满满的成就感。

## 一份承诺

一份努力，一份收获。2011年，鲜花和掌声接踵而至。在宝钢默默耕耘近30年的我收获了宝钢股份“金牛奖”和集团公司“银牛奖”。2010年，我在公司BES创新排名是766名，2011年跃升至94名。2012年，我自我加压、迎接新的挑战，目标公司BES创新积分排名进入前50名。

指标的制定就是一种承诺！为实现这一目标，我精心制定了一份创新计划表，表中清楚地分列着项目名称、创新类别、实施内容和计划节点等。谈到创新，我认为：创新只是一个平台，应着眼于现场改善和降本增效，才

不至于舍本逐末。来料和设备状态虽然比较差，但恰恰是困难的客观存在为现场提供了巨大的改善空间。为此，我经常在现场一泡就是一整天，发现问题就记录下来，马上制订改进措施和创新方法。我晚饭后散步1小时的习惯，无论是刮风下雨还是酷暑寒冬从不间断，很多创新思路和灵感便是在散步过程中一步步走出来的。功到自然成，我2012年公司BES创新积分排名提升到第15名。

在我职业生涯的最后10年，主要参与了原料场环保升级改造项目的实施，为宝钢绿色低碳转型发展持续发光发热。我白天在技改建设工地上查隐患、指导施工，空余时间脑子也没闲着，继续我的现场改善和岗位创新。直到退休前，我还在用自己的行动实践着自己说的话：现场是创新的源泉，创新永无止境！

## 海外开拓者的故事

## 矿山上空的银河星空

□ 柏超翔

提及星空，我还是偏爱矿山上空的星空。

当夜幕深沉，终于覆盖了白日里矿山的喧嚣，西芒杜矿山营地四周沉入墨色，唯有月光似揉碎的水银，顺着营地旁的小河的波光流淌。风掠过非洲凤凰树叶，当仰望头顶那片被无数星辰点亮的穹顶。深邃的墨蓝仿佛无垠的海洋，而星星便是撒落其间碎钻与珍珠，闪烁着清冷而永恒的光辉。起初只是疏朗的几点，待眼睛适应了黑暗，越来越多的星光争先恐后地涌现出来，直至布满天幕，密集得仿佛要倾泻而下。此时远处蛙鸣混着泥土气息飘来，时而清亮如风铃叮当，时而沉闷如手鼓嘣咚。当月光渐淡，璀璨星空便迫不及待地漫溢开来，粒粒星子清辉流转，近得似乎伸手可摘。

在这片沸腾的星海中，每一颗闪亮的星星宛如一枚小巧而坚定的银质徽章，稳稳地锚定在夜空之中。它是指引方向的信标，在这万里之外的矿区，

默默诉说着方位与坚守的意义。此时，营地红色的铁皮屋顶还残留着白昼的余温，营地旁的路灯在如此恢弘的星辉下，显得微弱而温暖，如同散落大地的萤火。

远处，白日里轰鸣的巨型机械此刻静默矗立，钢铁的身躯在星河的映衬下，不再是冰冷的工具，而化身为建设矿山的坚实臂膀，它们的剪影指向星空，仿佛在丈量着梦想与现实的距离。远处的矿石在星光下闪烁着内敛的光泽，它们是汗水的结晶，是通向未来的基石。

风依旧吹拂着红土，发出沙沙的声响，如同大地深沉的呼吸。偶尔几声夜虫的低鸣，更添几分野性的生机。在这片古老而充满力量的红土地上，在远离家乡的万里之外，头顶这片沸腾的星海，正以它亘古不变的壮美，无声地见证着。

仰望这无垠的星穹，心中涌起的，不再是渺小与孤寂，而是一种油然而生的豪迈与坚韧。

## 明月千里寄相思

□ 明伟方

小时候家里穷，吃不起月饼。只有到了中秋节，母亲才将平时积攒着的鸡蛋拿到大队的小卖部里，换几个散装的月饼回来。母亲将月饼小心地放到堂屋的条案上，嘱咐我和哥哥、姐姐们不要偷吃，等到晚上再分给我们边吃边赏月。这个白天对我来说，总是那么漫长，那么牵肠挂肚。个子不高的我总是偷偷垫在小板凳上，用小小的手一边摸着条案上的月饼，一边闻月饼的香味，迫不及待地盼望夜色早些降临，月亮早点升上夜空。

母亲收晚工回来后，赶忙做晚饭。吃罢晚饭，母亲就将小圆桌搬出来。我和哥哥、姐姐们纷纷围坐在小圆桌旁，等待母亲分月饼。母亲小心地将每个月饼分成两半，这样从小卖部换回的3个月饼就变成了6个半边的月饼，我和哥哥、姐姐们刚好一人分得半边月饼。那时的月饼都是老月饼，外面是很酥的皮，里面有冰糖。吃月饼时，母亲要我们用小碗接着吃，这样，月饼上的酥皮、馅渣等就不会掉在地面上浪费了。

我和哥哥、姐姐们将自己分得的月饼送到母亲嘴边，要母亲也尝一口。母亲总是笑着拒绝道：“我不喜欢吃月饼，还是留着你们吃吧！”而我几次看见，母亲在收拾我们接吃月饼的小碗时，舔我们碗里没吃干净的酥皮、馅渣。

大学毕业后，我在城里成了家。1996年儿子出生。我将母亲从乡下接到城里照看儿子。如今，生活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，每年中秋节，哥哥、姐姐们都领着一大家子人，带着各种各样的精美月饼，来看望母亲，这也是母亲尽情享受天伦之乐的开心时刻。

特别是前年中秋节，当我的儿子带着女朋友回家看望奶奶时，看着自己一手带大的孙子已经长大成人，时年93岁的母亲更是乐得合不拢嘴。母亲说，她最大的愿望是能亲眼看到我儿子结婚。然而，天有不测风云。去年，94岁的老母亲带着未了的心愿，永远离开了我们。今年的中秋节注定是个月圆人不圆的中秋节。明月千里寄相思，惟请明月代问候，愿母亲在天堂开心。

## 一场治愈心灵的海滨之行

□ 黄冬芬

周末假日，阳光正好，微风不燥，我与家人驱车前往心心念念已久的广东省阳江闸坡镇，开启了一场与海的美丽邂逅。在这里，我们看日落、拾贝壳、听涛声，让疲惫的心得到释放。

闸坡的海，蓝得很纯粹，蓝得很醉人。傍晚时分，我们漫步在十里银滩，远处的海天相接处，夕阳缓缓下沉，将整片海域染成金红色。海浪一波接一波地拍打着沙滩，我沉浸在大海的浪涛中，工作的压力、生活的琐碎，在这一刻都被海浪带走，只剩下内心的宁静与满足。

夕阳西下，余晖洒在海面上，波光粼粼，这一刹那，我感受到海天一色的美。孩子兴奋地在沙滩上奔跑，追逐着退潮时留下的浪花，而父母则用镜头记录下这美好的瞬间。这一刻，时间仿佛静止，只有

海风轻拂，带来大海独有的咸鲜气息，让人沉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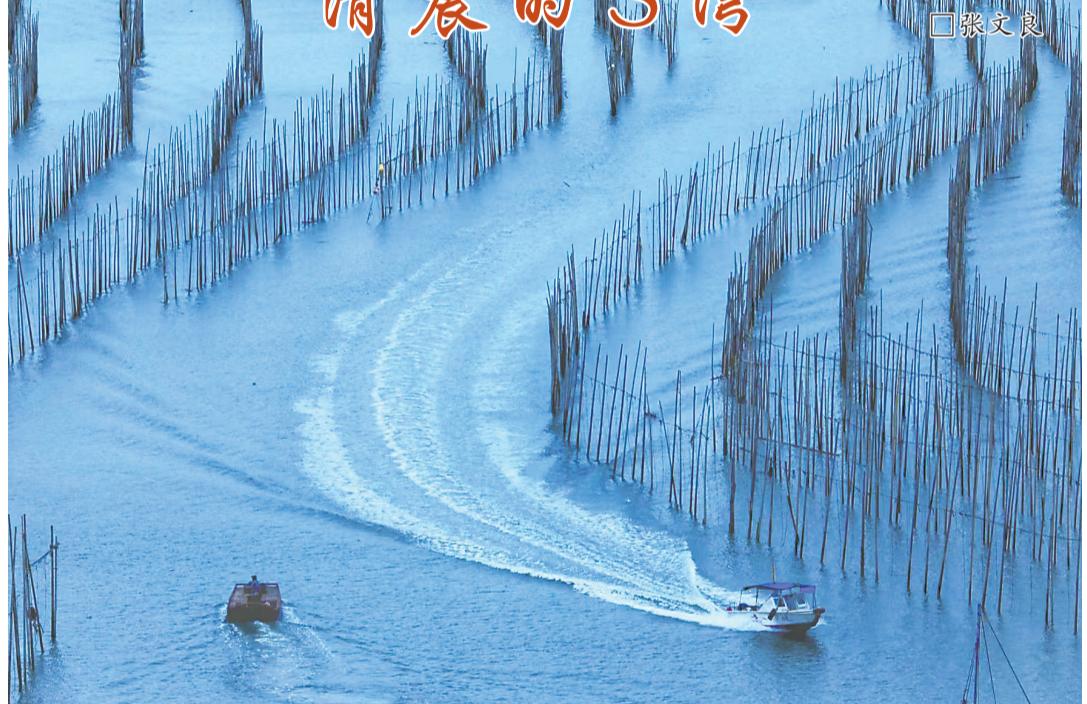
退潮后的沙滩，是大海留给我们的宝藏之地。大大小小的贝壳散落在细软的沙粒间，我开心地走在沙滩上，一路捡拾着贝壳。除了贝壳，偶尔还能发现被海浪打磨得光滑的珊瑚碎片，还有小巧玲珑的海螺。这些来自海洋的礼物，被我小心翼翼地收入囊中。拾得的过程，让我重拾了童年的纯真。

在闸坡海边，我赤脚踩在细腻的沙滩上，任由潮水漫过脚踝，清凉的海水带走了一身的疲惫。阳江闸坡，不仅是一个旅游胜地，更是一个能让身心彻底放松的港湾。在这里，看最美的日落，拾最特别的贝壳，听最动人的海浪。

这一趟闸坡之行，无疑是一次心灵的洗礼，让我深深眷恋，难以忘怀。

## 清晨的S湾

□ 张文良



## 泥巴童年

□ 凯歌

水抹出两团腮红。

稍大一些的孩子，则能用泥巴创造出更为丰富的乐趣，捏出更“宏大”的作品。他们把自己的思维和想象，以泥巴的方式呈现出来。村里有位比我大三岁的堂兄，他最爱用泥巴建城堡，而且城堡建得有模有样。城堡的大门口，还有两只泥狮子把门；城堡之中，还捏着许多小泥人，男女老少都有，模样活灵活现，像真人似的。看得我们这些小伙伴羡慕不已，在一旁欢呼雀跃，久久不愿离去。

记忆中最奢侈的，是向货郎购买的那种五分钱一包的橡皮泥。那鲜艳的红、黄、蓝等色彩，能让我们屏住呼吸，激动得说不出话。拆开包装后，一股淡淡的清香扑面而来。但在那个年代，能舍得花上五分钱买橡皮泥的孩子，还真很少。大多数的时间里，孩子们都是就地取材地玩泥巴，把泥巴捏成自己想象的模样。

如今，人们的日子富裕了，孩子的玩具堆积成山，动辄讲究“无菌环境”。他们很难理解，为什么我们小时候能够把泥团踢成旋转的陀螺，把泥坑掏成蜿蜒的战壕。我们还能在满地泥浆中，光着脚丫子狂野地奔跑，把泥巴抹在脸上开怀大笑。

有时我就想，儿时捏的泥巴，并不全是玩具，而是这一代人在清贫的时光里，种出来的快乐之花。那些沾在指尖的泥渍，早已风干成岁月的印章，盖在每个农村孩子的童年记忆扉页上。

福 厚

书法 邬烈豪